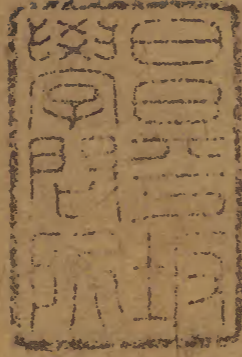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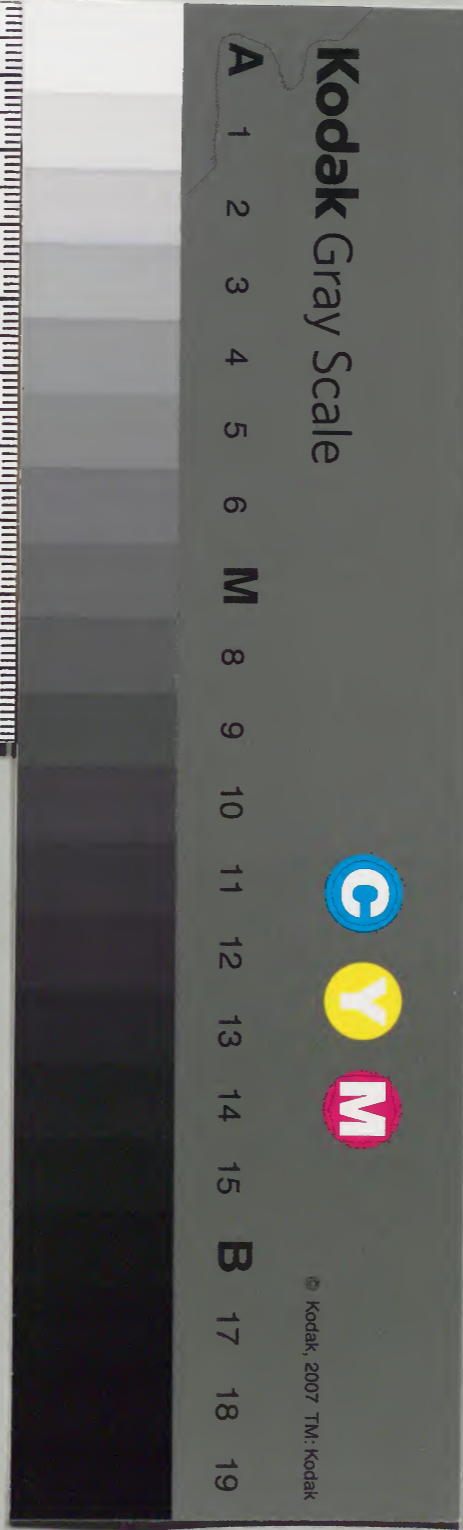
百卅六之六
齊



漢	九〇七	類
書	四六三	號
門	四六六	函
	一四〇	冊

內	五〇七	漢
閣	一四〇	書
文	三〇三	類
庫	三八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66)
函號	283	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奉勅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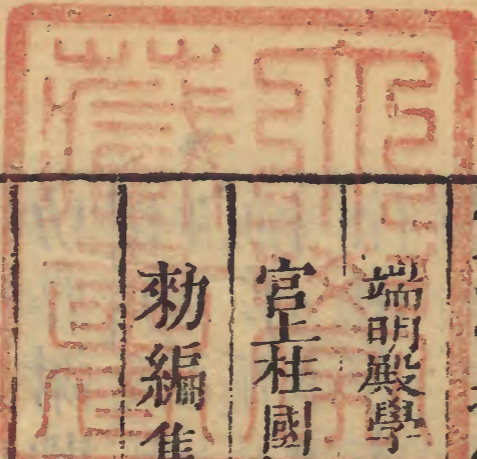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齊紀二 起闕逢困敦盡曆維大荒落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



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少詩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

集其門開西邸據子良傳西邸在雞籠山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

東閣祭酒蕭衍記室參軍掌書記法曹參軍掌刑注

辟蕭衍為東閣祭酒自晉以來公府屬長史之鎮西

功曹謝朓朓十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

校戶教翻倕是為翻竝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

柳惲惲於太學博士王僧孺晉武帝置太學博士南

徐州秀才濟陽江革革南徐州所舉秀才也濟陽尚

書殿中郎范縝魏晉以來尚書諸曹殿中會稽孔休

源亦預焉會工琛惠開之從子蕭惠開見一百三十一

年二年從才用翻下同惲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柳元景以

宋文武二朝王僧達以世資才俊進衍順之之子蕭順之太眺述之孫

約璞之子僧孺雅之曾孫謝述見一百二十三卷宋

軒貽有功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孝建之初以不迎義師戮王雅見一百七卷晉孝武太元十五年縝

雲之從兄也續章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

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好呼

賦為子偽翻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

曰君不信因果釋氏有因緣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

蕭梁事佛之始

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

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復扶因果竟在何

處子良無以難難乃旦翻下難之同

神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

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

難之終不能屈朝直太原王瑛著論譏續曰嗚呼范

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續後對續對曰

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

故乖刺為此論中書郎即謂中書侍郎也刺來葛翻甚可惜也宜急毀

弃之續大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令僕

書令及兩僕射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等畧有文武才幹呼

到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蕭衍事始此

壬寅以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李安民為

右僕射王儉領丹陽尹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

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鴻池即旋鴻池也水經注涼

池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又太丁卯還宮五月甲

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康曰茹

姓也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

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

更名望蔡。宋白曰：望蔡縣本漢建成縣，靈帝分置上蔡縣。晉武帝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爲望蔡，今爲高安縣。端州治所。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

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爲之，既摠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

數所角翻，遺于季翻，語牛估翻，李廷壽曰：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至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及明帝世，胡母顧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讎表啓，發署詔勅，頗涉詞翰，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據此四戶，則舍人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

荅而不能改也。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

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

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

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

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增調外

帛二匹，祿行之。後賊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

始。調徒手翻，俸扶用翻，更工衡翻。其大赦天下。秋七月甲申，立皇

子子倫爲巴陵王。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三月爲一季。舊律

枉法十匹，義賊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賊一匹，枉法無

義賊二字不通

多少皆死在法謂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賊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賊

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

李洪之以外戚貴顯魏顯祖高祖皆李氏出魏避顯祖諱改弘農為恒農為治

貪暴治直吏翻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賊敗魏主命鎖赴平

城集百官親臨數之數所具翻數其罪也猶以其大臣聽在家

自裁自餘守宰坐賊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踴

踏踴音局踏音奔賂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

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

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

讞魚列翻又魚蹇翻文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

魏高閭

高閭以為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

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

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

上表以為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悍戾可翻又下宰翻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北狄指蠕蠕也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

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

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

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

關謂敵人眾力加倍則鎮人不敢闖也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

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

備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齊紀二 武帝

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爲六鎮今武川撫冥懷朔懷荒
柔玄禦夷也下云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則當自代都
北塞而東至濡源耳杜佑曰後魏擇要害之地往往

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

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

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

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

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抄楚交翻登城

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行遊

也行運芻糧以實塞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荅之冬十

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初太祖

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屬之欲翻處昌呂翻勿令

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

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提刀左右四十人提

執刀以衛左右者也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

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禁司主防禁諸王帝聞好呼到翻下同

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

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

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滅於漢明魏文防禁

任城陳諸王漢明友愛東海東平諸王嶷魚力翻朝直遙翻被皮義翻武陵王暉多材

藝而踈悻悻直也狠也音胡頂翻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

貂抄肉梓抄楚交翻帝笑曰肉汗貂汗烏故翻對曰陛下

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畢輕財好施施式智翻故無蓄

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高麗王璉遣使

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使邸

齊使第一高麗次之麗力知翻使益州大度獠恃

險驕恣水經注南安縣有濛水即大度水東入于江

黎州東界流入通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

史遣使責其租賦賤吐濫翻夷人獠帥曰兩眼刺史

尚不敢調我帥所類翻况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

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扶分

陳顯達襲

宗室刺史

始興王鑑

問翻將即亮翻下同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

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為督益寧諸軍

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為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

黨千餘人斷流為暴先悉薦為翻郡縣不能禁鑑行至

上明武方出降降戶江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棕徂宗翻

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

西蠻夷為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

城新城今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

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督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

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徒

且監來行

合翻哲先擊翻使跪

居二日曇哲還具言顯達已遷

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

喜許器

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乙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

等來聘

歲悉置翻騎奇寄翻 考異曰齊紀十二月庚申虜使李道固至今從後魏帝紀

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

王人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

宋齊之間制高屋帽下帶蓋帶渠云翻見

賢遍

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

太極殿前殿也 有西廂 自後此

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

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至

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

高於武陵王遠矣

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楊州以授竟陵王子良

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

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條

長而亮翻從才 用翻冠占 玩翻 每出入

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

命叔獻為交州刺史兄

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斷丁 管翻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

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

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毼

毼仍吏翻以孔雀毛為飾也 上

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不敢取道南康始興

避劉摛之兵故也。間古竟翻。

戊寅魏詔曰圖識之興出於三季

三代之季也。識楚譜翻。

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

識祕緯一皆焚之

妖於遙翻。緯于貴翻。

留者以大辟論

律凡言以論者

罪同真犯。辟毗亦翻。

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

者

直曰街曲曰巷委即曲也。鄭玄曰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覡刑狄翻。

魏馮太后

作皇詔十八篇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皇詔

宗興光四年。起太華殿。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

罷國學見上卷高帝建元四年李延壽曰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勅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復扶又翻。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

祀北郊 二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

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勰為始平王

勰音協 詳

為北海王

自禧以下皆魏主之弟

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

以教諸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

好呼到翻屬之

欲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

還宮 初宋太宗置摠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

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摠明觀時王儉領國子

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

分經史子

集為甲乙丙丁四部又據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摠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道文史之書歟觀古玩翻又詔儉以家

為府自宋世祖好文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

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

者好呼到翻出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

國興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憶記也朝直遙翻

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

異者八坐丞郎也自八坐至左右丞諸令史諮事常數

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

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監工銜翻

冠武也鄭註禮記云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

武冠卷也音起權翻顯齊書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

倣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

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川奏無不可六月庚戌

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丘冠

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騎高計翻冠古辛亥魏主

如方山丁巳還宮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

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宕徒浪翻考異曰齊

宕昌王梁彌顛為河梁二州刺史今從魏書初彌機

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吐從嗽入仇池

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

部惡之將即亮翻悖蒲內翻彌承為眾所附表請納

又蒲洪翻惡烏路翻

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

龍鵠蓋即龍涸也

於此置龍涸防隋為扶州嘉誠縣唐為松州杜佑曰龍涸城吐谷渾南界也去成都千餘里周武帝天和

初其主率眾降以為扶州帥讀曰率時奇寄翻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

宣翻又亮崇之曾孫也 卷晉安帝隆安三年 戊子

魏主如魚池 魏太宗永興五年穿魚池於平城北苑 登青原岡甲午還

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魏

初民多蔭附 蔭附者自附於豪 蔭附者皆無官役而

豪彊徵歛倍於公賦 歛力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

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 占之難桑井難復 謂古

者井田之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又祭也 宜吏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

之田宜限年斷 量音良稱尺證 事久難明悉歸今主

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

遣使者循行州郡 行下孟翻 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 守式又翻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杜佑通典

注曰不栽樹蔬者謂之露田 奴婢依良丁 良丁謂良人成丁者 牛一頭受田

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

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 倍之者合受四十畝授

也三易之田三年耕然後復故故再倍以授之 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

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

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

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

賣其盈恒戶登翻見賢編翻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

公田有差更代相付更工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

郡王陳建卒 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

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 柔然犯魏

塞魏任城王澄帥眾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任城

王雲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氏羌反詔以澄為都

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魏高祖始置梁益二州於仇池澄

至州討叛柔服氏羌皆平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

之等檢定黃籍見上卷太祖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

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巧謂姦既連年不已民愁怨

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外監屬中領軍而視任啓上

籍被却者悉充遠戍被皮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

寓之因以妖術惑眾作亂攻陷富陽富陽即漢富春縣也本屬會稽

後屬吳郡晉簡文帝太后諱三吳却籍者奔之眾至

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音茹

如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為

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

寄豈及茹公邪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崙立

可從刑人聲汗號伏名敦可汗魏收曰伏名敦魏言恒也改元太

音寒喻盧昆翻

魏任城文宣王濬

民變

庸相

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史言魏孝文用

夏變夷朝壬午柔然寇魏邊唐寓之攻陷錢唐

吳郡諸縣令多弃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

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將即亮翻殺東陽太守

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

浦陽江據水經注浦陽江即今曹娥江也水發剡溪皆西流至曹娥鎮始折而東流入海淡

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淡即叶翻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

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眾烏合畏騎兵奇縱

寄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

抄掠抄楚交翻軍還還從宣翻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

陳天福弃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建康

有東西二冶今冶城即其地亦曰東冶亭天福上寵將也將即亮翻既伏誅內

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勞

到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閏月

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皇孫昭文為臨汝公

氏王楊後起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為北秦

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

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朝直遙翻

魏以為南秦州刺史辛亥帝耕籍田二月己未

軍法

劉係宗

海陵王昭文

課調

立皇第錄為晉熙王錄音鉉為河東王 魏無鄉黨

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家始為一戶

內祕書令李冲上言祕書省在禁中故謂之內祕書令亦謂之中祕上時掌翻宜

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

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長

兩翻復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

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

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調徒弔翻俸扶民年八十已

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

三長內迭養食之食讀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

羲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

有賴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

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論語孔子之言若不因調時調時所謂民徒知立長校

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

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真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易

政翻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九品上中下各分

三十二卷宋明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

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

何為不可僥堅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齊紀二 武帝

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

下安之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

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

者大漢之西偏也將即亮翻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

監高閏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

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

不得已而用之老言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

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

其使者而歸之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

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南郊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法服袞冕以

見郊廟之暇 癸酉魏主如靈泉池魏於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渾水為靈

泉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 戊寅還宮 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

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

史討平之 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考異曰魏帝紀是日辛方山

七月戊戌又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 巳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

恂名大赦 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 八月乙亥

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組綬者

成綬鄭玄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漢制印綬

先合單紉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

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 九月辛卯

系纒皆廣一尺六寸組則古翻綬音受 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以所領民戶之多
少為給俸之差也
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是歲魏

改中書學曰國子學
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
生今改曰國子學從晉制也
分

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二十五州青南青兗齊濟光豫洛徐東徐雍秦南秦
梁益荆涼河沙時又置華陝夏岐班郢凡二十五河
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營平安時又置瀛汾
凡十三蕭子顯曰雍涼秦沙涇華岐河西華寧陝洛
荆郢北豫東荆南豫西兗東兗南徐東徐青齊濟光
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懷并東雍肆定瀛朔并冀幽
平司等十三
州在河北

魏定樂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嶷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

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竝加開府儀

同三司子良啓記室范雲為郡上曰聞其常相賣弄

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復扶又翻子良曰不然雲動相

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

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
守式又翻

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
時太子作東田於東宮之
東絲恒華遠壯麗極目又

鍾山下號曰東田
齊紀太子立樓館于
鍾山下號曰東田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

皆曰唯唯
唯于癸翻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
三時之
務謂春

耕夏耘
秋穫也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

動
雍於用翻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齊紀二
武帝
末

楊尹蕭景先節搃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

節度帥讀曰率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

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宛於元翻雍司諸軍皆受

顯達節度以討之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

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出入三省三省尚書省中

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中

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處昌情同

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楊

元晦曰恂恂信實之貌立曰恂恂一於誠也朱篤親念故無所遺弃顯祖平

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其人多

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領家賑施賑之忍翻咸得其

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行下孟翻議者多以初附

間之間古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

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屋如常

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贈襚甚厚布帛曰

襚徐醉翻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桓天

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漢泚陽縣屬南陽郡應劭

東荊州於泚陽故城宋白曰今唐州泚陽縣即

遠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戴僧靜傳深橋距此大

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

還從宣翻 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

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

愍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

良翻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為雍州刺史

舞湯城 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

平王渾卒 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

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

五服至總麻而服 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

儵帥眾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

口率復扶又翻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偽安南將

荒政

詔南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公張伏于南討舞陰按

公孫邃傳邃字文慶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計蕭

贖舞陰戍蓋伏 天生還竄荒中邃表之孫也

元為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

六月癸未詔内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

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

十年之通制國用則當有九年之蓄國無九年之蓄

也稔而 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

田者與孝悌均賞

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

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袷服

今京師民庶

武市

美衣工商之族僕隸玉食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而農夫闕糟糠

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少詩沼翻下同田有荒蕪穀帛

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

飢寒之本是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丁斷

管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

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毛晃曰貫鄉籍也租賦輕少臣

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俸扶用翻雖於民為

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

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歲入

約少為儉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入

民無荒年矣宿積子智翻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

聽民出關就食魏都平城郊畿之外遣使者造籍分

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瞻養之柔然伏名

敦可汗殘暴可從刑人其臣侯醫亞石洛候數諫止

之聖伊真翻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

是部眾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

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陸麗陸侯之子於初

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

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

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前自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齊紀二 武帝 七

魏陸叡

立為王

考異曰魏書高車傳云在太和十一年蠕蠕在十六年今從高車傳按蠕蠕下當有傳

字國人號曰候婁訶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

夏言太子也

夏言謂中華之言夏戶雅翻

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

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

至羅所敗乃引眾東徙

史言柔然浸衰敗補邁翻

九月辛未魏

詔罷起部無益之作

起部掌百工之事書曰百工起哉

出宮人不執

機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

民欲造任之無禁

四民士農工商也

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

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

弓矢刀鈐十分之八

藏祖浪翻乘繩證翻鈐與鉗外同貫廉翻鈐也唐有玉鈐衛

府衣物繒布絲績

繒慈陵翻帛也績告謗翻績絮也

非供國用者以

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

內鰥寡孤獨貧癯皆有差

劉熙釋名曰無妻曰鰥憂懼不能寐曰常鰥然其

字從魚魚目常不閉無夫曰寡寡鰥也鰥然中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

也鹿鹿無所依也無財曰貧疲病曰癯

魏秘書令高祐承李彪奏請

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

傳直繼翻魏主從之祐允之從

祖第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脩國書光道

固之從孫也

從才用翻宋明帝泰始五年崔道固降魏

魏主問高祐曰何

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

入境

宋均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七年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漢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

改編年不
是
魏平恩文
宣公崔光
魏高祐

罷尚方即
四民曰絲五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齊紀二

武帝

七

縣界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守式

又翻治直吏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

劣專簡年勞之多少少詩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

藝弃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方道也穆和也清也又勲

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

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

官者也王者不私人以官前漢書佞幸傳贊之辭帝善之祐出為西兗州

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

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

更無成人子孫旁無碁親者具狀以聞碁親為之服碁者

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後有

子表留為世子子響每入朝朝直以車服異於諸王

每拳擊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右司奏

子響宜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為巴東王角城戍

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清中清水中將即亮潛納

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眾拒戰於門中僅能却

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帥讀曰率騎奇淮陰

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夏四月桓天

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復扶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

曹虎

曹虎

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踰伏將即亮翻下同踰與

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

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

日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

天生奔平氏城走平氏漢縣屬南陽郡晉宋屬義陽郡縣西南有桐柏山淮源所出也

五代志淮安郡平氏縣魏置漢廣郡我朝開寶五年省平氏縣為鎮入唐州泌陽縣陳顯

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甲

子魏大赦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巳巳

還宮魏築城於醴陽醴陽蓋在醴水之北水經注醴水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

別流西注逕平氏縣東北又西流注于泚水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城

醴陽

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魏樂陵鎮將鎮泚陽將即亮翻彼初

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

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

州刺史宕徒浪翻秋七月巳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

山巳亥還宮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蕭子顯曰南

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乃徙治白下沈約曰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

縣丹陽雖有琅邪郡而無其地成帝成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討丹揚之江乘縣境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佗徒河翻魏主方享宗廟始

薦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為于偽翻冬十月庚申立冬

初臨太極殿讀時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

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按上奏以入就席伏

讀訖賜酒一卮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宮 十二月柔然伊

吾成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帥讀曰率 上以中

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夏戶出上雅翻

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糶買 西陵戍主杜

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會工外翻 商旅往來倍多

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

增倍西陵在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以西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牛埭即

今西興壘用牛挽船因曰牛埭埭徒耐翻 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江浦

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儀堰是也柳浦埭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

乞為官領攝一年為于偽翻 格外可長四百許萬長丁丈翻今知

兩翻增也又音直亮翻多也 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

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下戶嫁翻 會稽行事吳郡顧憲

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蹴子六翻

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

各務已功監古銜翻 或禁遏佗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

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去之當作去之棘急也

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

顧憲之

李珪 糶買

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左傳楚大饑振廩同食杜預注曰振發也

廩倉也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推古岳翻瘼病也重直用

翻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譴去

詰去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

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

冠耳為于偽翻質音古狼將羊虎而冠皆漢書語以

惡斥如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記

言斂力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

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

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川天之道分地之利

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

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魏主訪羣

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

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

嗣之善惡家嗣之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錄大也周禮

上也冢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

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訢許此

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

太子蓋此時恂之失德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見

魏李彪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

十七卷漢宣帝五年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

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苟若豫儲倉粟安而給

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餬音胡說文曰寄食

需也余據正考父鼎銘饁於是粥於是是以餬余口則餬者食饁粥之義許慎所謂寄食者蓋因左傳餬口

於四方以為說今此當依許義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

歲用之餘調徒弔翻度徒洛翻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

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糶他弔翻如此民必力田以取

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

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

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河表

七州秦雍岐華陝河涼也以下文懷江漢歸有道之情諺之則七州當謂荆兗豫洛青徐齊也河表直謂

大河之外門才者因其世家叙其才以中州謂一代都東至海南距大河諸州此毗至翻此例也一可

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朝直遙翻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

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恒理也恒戶登翻無情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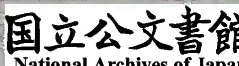
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愿

之色愿女六翻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

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

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

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



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

赴職朝直遙翻假古訝翻時魏衣錦乘軒從郊廟之

祀衣於既翻鳴玉垂綏同慶賜之燕佳綏如傷人子之道虧

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

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

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

纓從役春秋時晉襄公居文公之喪墨一纓經以敗秦師于穀自是之後以墨纓從喪纓倉回翻

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

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魏遣兵擊百濟為百濟

所敗陳壽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據李延壽史其先以百家濟海後浸強盛以立國故曰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魏主祀南郊始

備大駕漢儀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祀天郊凡某乃備

之謂之甘泉鹵簿東都惟大行備大駕中朝大駕

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

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左右道各次正二

人引次洛陽令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椽中道河橋

椽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

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

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

駕三戟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

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椽居左功曹史

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

上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

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大外部椽

居左五官椽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齊紀二 五

大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大尉
 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並駕一引
 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
 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司空引
 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
 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三行戟儀在外
 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儀在
 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財校尉在左地軍校尉在右
 並駕一鹵簿各左右二行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
 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儀在左
 吹賦步兵長水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
 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
 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引
 戟儀刀楯鼓吹亦如之次黃門麾騎中道次黃門前
 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
 各四行外大戟儀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飲
 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
 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旂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

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關戟車駕駟中道長戟
 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
 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
 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督攝
 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
 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
 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護騎次
 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後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
 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
 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
 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
 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
 擺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御大將軍
 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戟楯二
 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
 一行樵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
 中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二行金根連建青旂
 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鑿旆
 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

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
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
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夫輦
中道夫輦謂當作大輦太官令丞左太醫令丞右次
金根車駕駟不建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
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
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
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次騶猪車駕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仗飛督右
次御輅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
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
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
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
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
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
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
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
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三
十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太鴻臚外部

椽右五官椽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
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
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鈐下四人執馬鞭辟車六人
執方扇羽林十八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
各一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
將軍在左後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
越騎校尉左屯騎校尉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
次領護驍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
曹各一人乘馬在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鈐下
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微扇幢麾各
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椽騎
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鞅一人
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
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
人騎靴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
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
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
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魏之大駕蓋
參取漢晉之制而官名
鹵簿則微有不同者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

上為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為上所親宋蒼梧王元徽

四年帝為鎮西長史行鄂州事收晏為主簿自是常在上府上為太子晏

為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事見上卷元年晏稱疾自踈

及即位為丹陽尹意任如舊朝夕一見見賢通翻議論朝

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論朝直遙翻二嶷魚力翻

月壬寅出為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為吏部尚

書復扶又翻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賀王子峻為

廣漢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安王 夏四月丁

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斷讀如短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

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

優禮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還當作造音七到翻朝直

遙翻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

尚書下省數所角翻復扶又翻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

改中書監參掌選事選須絹翻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既領

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為文

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

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平頭謂憲字也謚神至翻徐湛之之

死也湛之死見一百三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其孫孝嗣在孕得免以

證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樂音洛及上即

無

王儉不終

位孝嗣為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

將來必為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

之日其在徐孝嗣乎謂周公既定洛請明農也儉卒

孝嗣時為吳興太守徵為五兵尚書 庚戌魏主祭

方澤方澤者為方丘於澤中以祭地祇上欲用領軍王奐為尚書

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勲望恐

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

王奐為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朔

鎮將汝陰靈王天賜魏置懷朔鎮於漢五原郡界是後六鎮叛改為朔州而不能有

舊鎮之地杜佑曰魏都平城於馬邑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朔州將即亮翻下同

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楨雍於川翻皆坐賊當

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水經注曰太極殿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

也魏書帝紀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年引見王公

六年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太后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

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景穆皇帝世祖之子

薨謚曰景穆皇帝未即尊位也二王於高祖為叔祖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

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

懷之恩二王於文成帝為兄弟且南安王事母孝謹

聞於中外詩曰兄弟孔懷惟思也竝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

朝聞積貪暴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中散中散大夫也

通鑑卷之三十三 齊紀二 武帝

悉直文祖受楨賂為之隱為子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偽翻

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

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春秋公羊傳

胥甲父子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

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

放君放之非也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

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契蓋以宰官帶小人之心無

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

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

惡矣惡鳥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慕容

白曜有平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 魏主使

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使號吏尚書游明

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

隴今復遣使不亦可乎復扶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

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

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北鎮六鎮也一曰冬十一月

已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

頽卒 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

尉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 豫章王嶷自以

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

廉代鎮東府 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

晃屬用吳興聞人邕為州議曹屬之欲翻州議曹自漢以來率儒士為之

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

下何得見逼自魏晉以來中正率用本州人望為之侍中江敦為都

官尚書敦音効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

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邀南史江敦傳作儼

說文曰幸也集韻儼僥微通音堅亮翻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

即時無復所須為于偽翻復扶又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

曰此由江敦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

詣敦登榻坐定敦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遠下願翻僧

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敦湛之

江敦

士大夫化為乞可惜

說張緒江敦可想見

士大夫本

孫淪拙之弟也二家以各義自持至於魏別流品雖萬乘之主不可得而奪喪息浪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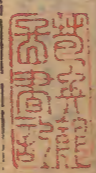
數尾柔然別帥叱呂勤帥眾降魏別帥所類翻勤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錫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齊紀三 起上章敦牂盡玄
默涖難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拔隔城見

上年 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 泉下當有池字

壬申還宮 地豆干頻寇魏邊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

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順擊走之順新

城之子也新城當作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考異曰陽平王順帝紀作熙

又作曠今甲午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邢彥等來

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隋書庫莫奚東部胡

之種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底鈔後單稱為奚魏高宗皇興

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等郡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將

亮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

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

再犯乃加誅劫謂劫盜也會工外翻緬彌亮翻雍於用翻民畏而愛之

蕭緬 刺史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

月丙寅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

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考異曰齊書作世子休留成今從魏書遣振

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

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歿冠古玩翻上厚賜推吐雷翻

其子雄救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復扶翻仕進無嫌

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

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帶仗左右

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犒所角翻又私

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襖烏浩翻長史高平劉

丘冠先不辱使命

寅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啓上敕精檢言精加子檢校也

響聞臺使至不見敕使疏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

念念羊茹翻典籤吳修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秘而不言

修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

修之言方便答塞欲爲子響道地也景淵子響大怒

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江念聞

皆已歿怒壬辰以隨王子隆爲荊州刺史上欲遣淮

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將即亮翻僧靜面啓曰巴東

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少詩沼翻天

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上時人情

戴僧靜善處事

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荅

而心善其言蓋天性所乃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

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

羣小齋仗天子齋內精仗手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

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爲諧之副按齊書張欣泰

傳持爲南平內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既無名

負成奇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

無由自潰若頃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夏

雅諧之不從欣泰與世之子也張興世見一百三十

年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燕尾洲在江津成西

江木至此北合靈溪

意者受計于太子長懋邪

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

吏翻舸古我翻

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

將引也

子響唯灑泣灑泣揮淚也乃殺牛具酒饌餉臺

軍

饌雛戀翻又雛腕翻

略弃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

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

錄收也使

疏吏翻

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

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

府州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

尹略歿諧之等單艇逃去

操七刀翻射而亦翻艇待鼻翻小船也

上又

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將即亮翻子響即日將白衣

左右三十人乘舴舨沿流赴建康

舴舨亦小船也舴舨格翻舨莫幸翻

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

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

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日齊書曰子響部下恐懼各

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詔賜死蓋蕭子顯為順之諱

耳今從南史按順之梁武帝之父蕭子顯者仕梁

朝而作齊書故通鑑言其為順之諱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山海分

其斧鉞問分扶翻敕遣諧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

對城南听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

法亮終不宥羣小怖懼怖晉布翻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

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關停宅一月希

也宅謂建康諸王宅也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

逆父之誅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

塞悉則翻復扶又翻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屬籍宗屬之籍也今謂之玉牒削爵

士易姓蛸氏蛸音相近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謂子響之

黨當連坐者別行下考嚴論定其罪也下戶嫁翻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獫

透擲悲鳴問左右句曰獫子前日陸嗟歿上思子響

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為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

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子響先嘗出繼嶷故以舊

恩請收葬貶為魚復侯魚復縣時屬巴東郡應劭曰復音腹子響之亂方鎮

垣榮祖

皆啓子響為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

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于此上省之

以榮祖為知言省悉景翻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

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藹屢為本州僚

佐引見問以西事見賢通翻藹應對詳敏上悅用為荊州

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繕修廨舍數百區解古監翻

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九月癸丑魏太

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勺音酌挹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

據北史楊椿傳時為陛下荷祖宗之業荷下可翻臨萬國

通鑑卷之三十一齊紀三武帝

樂藹

楊椿

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僵居良翻羣下惶灼莫

知所言。惶恐也。遂也。灼熱也。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孝經曰三

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楊椿此

魏孝文心事。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為于語說出

是諸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兆域謂葬地。從先帝之兆。及

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公除者以

而除服也。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恍惚音忽。鄭

之時也。奉待梓宮猶希髮髯。事死如事生。猶見之也。山陵遷厝

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復扶又翻詔曰山陵

可依典冊衰服之宐情所未忍。謂未忍公除也。衰帝

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從才用翻其

武衛之官防侍如法。法常法也。不撤武衛備不虞也。癸酉葬文明太

皇太后于永固陵。陵在方山不從金陵之兆。甲戌帝謁陵王公固

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比並也。並當別叙在心

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據魏紀太和元年

門蓋平城宮之南門也。與羣臣相慰勞。勞力到翻太尉丕等進言曰

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

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從才用翻左右

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四祖者高祖昭成帝

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陛下以至孝之性

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

禮喪大記曰君之喪于食粥朝

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注云二十兩為一溢於粟米之法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穎達曰案律曆志黃鍾之律其實一籥律歷志合籥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百二十斤為石則此一斗十二斤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摠有四百六十銖入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一升則摠有四百六十

木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陳言曰以紹興一升得漢五升晝夜不釋經帶

喪服麻在首腰皆曰經首經之言實也衰之言摧在衰經明中實摧痛也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

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

朝直帝曰哀毀常事

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

粗坐五翻任音諸公

王勝也堪也

何足憂怖

怖音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

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

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

典記謂經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

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

游明根高閭時以儒帝因謂

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

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哭之外哀至則哭也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三年之喪服斬衰期而小祥既祥而練再暮而大祥既祥而禫又三月而除服卒于恤翻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

遺音蓋以文明太后遺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

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

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

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宋明

始七年魏孝文受禪至是十九年此言在位過紀蓋

以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顯祖方殂踰年改元太和至

是十四年故云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

十二年為一紀過古禾翻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

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

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

以臣等悽悽干請悽悽洛侯翻悽悽帝曰竊尋金冊之旨

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

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

默不言以荒庶政闇音陰唯欲衰麻廢吉禮衰吐回翻

衰從衰同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

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孺慕如孺子秘

書丞李彪曰曹操為魏王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

子之道無可開然開音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

吉漢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

戌葬史不書公除之日此言葬不淹旬尋已從吉

以漢文三十六日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

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

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衰倉

喚充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

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

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

復聽朝政復扶又翻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

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

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

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

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管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

皆從而不違近其斯翻易以或翻去羗呂翻漢武帝

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

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

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件問其友人祁侯祁侯與

之辨難徃復而王孫終守其說祁侯曰善遂羸葬晉

人皇甫謐字士安著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必何

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身棺槨所以隔真

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簾條裹尸擇不

毛之士穿防下尸簾條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

冤悲沒世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頻

于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引論語

言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

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始與此殊縱

有所涉其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

秋烝嘗事難廢闕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年

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朝直遙翻朕賴蒙慈

恒戶登翻

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詩曰無母何恃喪息浪翻賴

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賴蜀本作想當從之否脫行饗

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

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治直吏翻

下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宐救世耳二漢之

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

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

比盛夏商夏戶雅翻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

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解戶買翻曉也李彪曰今雖治化

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

等猶懷不虞之慮虞防也帝曰魯公帶經從戎據史記武王崩

成王幼管蔡反淮夷徐戎亦並興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經從戎也晉侯墨衰

敗敵春秋時晉文公卒未葬襄公墨衰經以敗秦師于殽衰倉回翻敗補邁翻固聖賢所

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鄭玄曰越猶躐也紼輶車索孔穎達曰未葬之前屬

紼於輶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而往祭故云越紼紼音弗輶勅倫翻索悉各翻而

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

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闇音陰若

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

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

心請從衰服太尉不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明元太武文成

言良苦

獻文并孝文為五帝尉紆勿翻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尤諱猶云大諱也尤

甚也死者人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此魏初所

用夷禮也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皇始道武帝年號帝曰若

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

日所不當行言不當用夷禮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謂居喪諒

陰三年不言也不應如此喋喋喋徒協翻喋喋多言也便語也但公卿執奪

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號戶高翻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已欲廢之盛寒閉

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

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

史難

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穆崇魏開國功臣又有宦

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

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不復追問譖者為誰復扶又翻甲申魏主

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

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

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交州刺史清河

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屬托也屬疾猶

言託疾也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

法乘知將直亮翻下同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

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

部曲襲州

襲州治也

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宐煩

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

復扶登

之曰使君靜處

處呂昌

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

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

任音王

十一月乙卯以登之

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嶺即大庾嶺也史言徒讀書而無政事者

不足當方任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爲湘東王

錢法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顛

上言

少詩沼翻朝直遙翻顛魚豈翻異曰齊紀作孔觀今從齊書南史

考以爲食貨

相通理執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

甚貴其傷一也

李悝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土工商悝苦回翻

曰三吳國之

關與此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

此卅午翻被皮義翻

是天下錢

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

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

累力瑞翻

輕錢弊盜鑄而盜鑄

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

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

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

易以

不詳慮其

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

川漢晁錯之言趨讀曰趣走音奏

今

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豈爲

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

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銘

漢初行半兩錢及莢

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盜磨其漫面取其益以重鑄作錢元符鑄五銖文漫兩面皆周市為郭令不得磨取銖銖音也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

不愛工之效也少詩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

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

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

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復扶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

輕不衷者不得輕重之中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

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

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異錢謂其文非

五銖者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為禍既博鍾弊

于今豈不悲哉鍾眾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

散沈鑠沈持林翻鑠書藥翻所失歲多譬猶磨礮砥礪不見其

損有時而盡引漢枚乘之言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

工商皆喪其業喪息浪翻民何以自存愚以為宜如舊制

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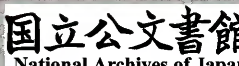
便嚴斷翦鑿斷音短禁截也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

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稱尺證翻合音銷以為大利

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

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塞悉則翻太祖然之使諸

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上



言俊士倫翻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

略又凡緣翻蒙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十里此即漢鄧通鑄錢舊處上從之遣使入蜀鑄

錢使疏頃之以功費多而止自太祖治黃籍至上

謫巧者戍緣准各十年百姓怨望事見上卷四年至

直之翻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聽復注其

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長沙

威王晃卒謚法勇以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

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

有餘然不諳百氏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率

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以百濟王牟大爲鎮東大

將軍百濟王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

爲天子討除蠕蠕使疏吏翻爲于魏主賜以繡袴褶

及雜絲百匹褶音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丁卯魏主始聽政於

皇信東室自居馮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詔太廟

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臠起麪餅今北人能

卷肉噉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麪餅入教麪中

肉羹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柶

炙魚茗茶也木艸曰茗苦茶郭璞曰早採者爲茶晚

採者爲茗類篇云色責翻糝也又側革翻粽皆所嗜也上夢太

也南史虞棕作菰米柶蓋即今之儼子是也可以供茶炙之石翻

侍禮

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

祠為于偽翻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

溪故宅杜佑曰蕭齊之世有清溪宮後改為華林苑

建康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謂之清溪牲牢服章

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管屈到嗜芟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

干國之典屈九勿翻芟奇寄翻菱也去羗呂翻屈

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

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

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

之典遂况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

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左傳僖三十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謂已曰相奪予享公

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祀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相息亮翻

况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豫章王疑與

嫡故通鑑以疑如為庶婦尸主也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

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後周武帝逐吐谷渾

臨潭縣所治即洮陽城也泥和即水經注所謂迷和

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

吐谷渾築
城洮陽

郡城本名洮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

水極峻險今謂之洪和城吐從轍入聲谷音浴洮音

七刀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

枹魏

通鑑卷之三十三 齊紀三 武帝

軍鎮將帶河州刺史袍音膚魏主許之散騎常侍

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散音悉直翻騎音奇寄翻竣音七倫翻又

丑緣欲以朝服行事朝音直遙魏主客曰弔有常禮

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

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

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

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厭

葉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記孔子此童稚所知也稚

利管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

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今卿

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

哉昭明日二國之禮應相準望準揆平之物又其義擬也倣也對看為望

謂月望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之言義取諸此

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

以為疑帝即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何至今日獨見

要逼要讀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

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加黃

金璫貂尾以飾之晉宋以後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

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

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日三王不同禮孰能

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

而笑曰非孝者無親孝經之言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

唯齋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

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

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

史書之乃以衣帽給昭明等帽苦洽翻使服以致命已丑

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

郎考異曰楊松圻談藪作朱淹又郎云自著作郎遷著作佐郎今從魏書賜絹百匹昭明

駟之子也裴駟松之子注史記行于世駟音因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

和廟太和廟據北史作太和殿水經注太和殿在太極殿東堂之東魏書帝紀太和元年起太和安

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蓋亦不能及暮矣飯扶晚翻乙丑

復謁永固陵復扶又翻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

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謂湯以六事自責也固不

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喪息浪翻幽顯同哀何宐四氣

未周謂一暮而四時之氣始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譴去

甲戌魏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

設樂偽為千翻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典隆正失言行

自擊馬之
賦獻文而
事馮更篤
天性仁厚
之至矣

喪禮與百王之隆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

服從事朝直遙翻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

從之彪凡六奉使據魏紀上即位之初年至三年彪

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

以寵之左傳晉趙武自宋還過鄭鄭伯享之于垂隴

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魏主太和四年起東明觀親決

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

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委情義無間斷丁舊臣

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

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丙辰魏初造五輅

五輅玉金象革木也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真為雍州

刺史為後誅真張丁未魏濟陰王麟以貪殘賜死

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承固陵 巳卯魏主

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

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帝

追尊平文帝為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明

帝追尊道武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

祖顯祖為二祧鄭玄曰廟之為言貌也宗廟者先祖

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

魏定祀

魏定祀

魏定祀

之禮尚書禋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
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
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大極
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真書謂之六宗周書謂
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
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同
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
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
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
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
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
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玄
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
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摠五爲一則成六
六爲地數推枝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
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
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禋之
言烟周人尚臭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
烟氣之臭聞者

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先志薦翻又有採策之祭

帝皆以爲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

崇虛寺此即寇謙之道壇也乙巳帝引見羣臣見賢問

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考異曰禮志作太和十

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圜丘宗

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著之於令大記

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鄭氏注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

祀天也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虞夏殷周禘郊祖宗之

法鄭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告禘于莊

公禘者遍也審諦昭穆遷主遍位孫居王父之處又

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尸穆尸其祝辭摠稱孝子孝孫

禮 魏議郊廟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齊紀三 武帝

七

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太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為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杜佑通典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負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負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禘一名也。合祭故稱禘，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揔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禘，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負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負丘常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負丘一禘而已。立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特禘於嘗於烝，則禘嘗禘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

書監高閏又言：禘祭，負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負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徃，據爾雅，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負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禘之祭，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為過數。詔曰：明根間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禘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名。間以禘禘為名，義同王氏。禘祭，負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禘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闕。王以禘為一祭，於義為長。鄭以負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為一祭，從王。禘是祭，負丘大祭之名。

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禘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

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

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鷄鳴山廟唯遣有

司行事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于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廟于白登

西宣武帝至泰常五年始改謚道武水經注鷄鳴山在廣甯郡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

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妹代王夫人也遂磨笄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因名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鷄羣鳴於

祠屋上故亦名為鳴鷄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崞山別立寢廟太武帝保母竇氏葬崞山別立寢廟崞

郭音馮宣王廟在長安宐敕雍州以時供祭馮宣王太

為秦雍二州刺史生后於長安後又詔先有水火之

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

師司中司命鄭衆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

文昌第五第四星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鄭氏曰中

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

論朝日夕月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朝有遙翻皆欲以二分之日

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

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管秘

書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日月所會謂

明謂之朏月之三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為是尚

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

祥日

此小祥也

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

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於廟帥羣臣哭

已

已畢也帥讀曰率

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

幘

隋志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縞古老翻

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

縞冠素紕

紕匹毗翻又必二

白布深衣

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

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上續衽鉤邊要

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

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

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麻繩屨侍臣去幘易帽弁

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

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

或單或袂去羌呂翻既祭出廟帝立哭久之乃還

還從宣翻又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庚寅魏主謁永固陵毀

瘠猶甚穆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闋號慕如始

闋古宄翻終也說文曰闋事已王者為天地所子為

也號戶刀翻如始言如初有喪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

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

常膳鑿輿時動成秩百神

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

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

衷善也正也適也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

禫徒感翻除祭也袞冕以祭

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

祀圜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

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

鐵卷梁前有山展簞為述乘輿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

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簞為述駁犀簞導乘輿所常服晉因漢制前加金博山述述即鷓也鷓知

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簞宋因之又加黑介幘東昏侯改用玉簞導梁武帝因之復加冕於其上謂之平

天冕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王簞導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綵

樂縣而不

作縣讀曰懸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

新廟新作太廟成故遷主新廟帥讀曰率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

諸牧守守式又翻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羣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朝直

褶音丙戌詔罷之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

西魏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高

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麗力知翻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

衣為于偽翻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甲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本以皂

絹為之今制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

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乙酉魏主始迎春於東郊

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

獲雅樂器服工人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克姑臧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

多避地河西夏克長安獲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

魏樂

意者朝直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

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

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修其職

又命中書監高閎參定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

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此晉泰始也律文簡約或一章之

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處昌呂翻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

畱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

集定二注表奏之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刪定即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詔公

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摠其事衆議異同不

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

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表裏

同軼冤冤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

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

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

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

有所勸慕幾居希翻詔從其請事竟不行初林邑王范

陽邁世相承襲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夷人范當

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尊等物詔以當根純為都

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為下范諸農攻當根純張本使疏吏翻魏冀

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朝直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

通鑑卷之三

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

未必今安。易曰利建侯經野由君理非下請。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鄭玄注云經謂為之里數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

諸軍事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祖官

至侍中知都曹事。知尚書都曹事也賜以不歿之詔太后殂

承祖坐賊應歿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

將軍封佞濁子。恃蒲內翻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

趨附以求利。趨七前翻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從母即姨也從才用

翻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

有無憂之樂。樂音洛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彊其兩翻

者傳

下彊使同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

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餉也常著

弊衣自執勞苦。餉祥吏翻著則略翻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

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

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

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李惠之誅也。事見一百

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二年思皇后之昆弟皆歿。魏孝文謚其母李貴人曰思皇

后惠從弟鳳為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坐不軌誅。事見

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從才用翻樂皆音洛鳳亦坐歿鳳子安祖等四

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既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

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引見謂曰卿之先世再獲

罪於時先世謂惠及鳳見賢遍翻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

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

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為伯去其軍號將軍之號

也去羌時人皆以為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

常高閭嘗以為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

祖弟興祖為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

山公謚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

不樂 已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

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鄭氏曰青陽左个大寢東

堂北自是每朔依以為常 散騎常侍庾華等聘於

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華等於館南瞻望行禮禮明

靈臺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

五行之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

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

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

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

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魏書曰魏之先出

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臣愚以

據史記以匈奴為夏后氏苗裔蓋有此理

為宐為土德

按魏書帝紀道武天興元年羣臣奏國

議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

往來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

事並見晉紀神元力

是則司馬祚終於邲

微也桓帝倚奄穆帝

猗盧好呼到翻

而拓跋受命於雲代管秦并天下漢猶比之

共工卒繼周為火德

漢律歷志曰祭典曰共工氏霸

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彊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

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幸子恤翻共

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

水德祖申臘辰

考異曰禮志太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六年正月壬

戊詔定行次以水承金

甲子魏罷租課

租課李延壽魏紀作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非烈

祖之胄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蠻王桓

誕亦降為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

降長孫道生以功封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

王昶丑魏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用

孟月擇日而祭自漢以來宗廟成五祀四孟及以

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魏主毀太華殿為太極殿

戊子徙居永樂宮魏主太和元年起永樂遊以尚書

李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穆亮共營之辛卯魏罷

魏降爵

魏議行次

通鑑卷一百一 齊紀三 三

寒食饗

舊傳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初學記曰周

斷火起於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

禁於國中注云為仲春將出火今寒食準節氣是仲

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

也魏先以寒食饗祖宗今以其非禮罷之甲午魏

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朝直通翻丁酉

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窳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

皆

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濬

潘今上谷也廣窳縣本屬上谷又據水經註潘當作

廣皆令牧守執事

守式又翻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丁

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

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

之躡壇

騎奇寄翻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也又遶壇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

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疑賢落

高祖建元二年歲

武帝

州還資高祖建元二年歲評直三千餘萬評直論量其所直也

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

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疑

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為事齋庫失火齋庫齋內之庫燒荆

令大赦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嶷魚力翻贈假黃鉞都

遣其世子入朝句如字又音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

千隨使者詣平城從才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

高麗王雲為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

謂之遶天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謂之遶天謂之躡壇謂之遶天

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蓋欲

諸子不以位執相陵塞悉則翻上哀痛特甚久之語及薨猶歔歔流

涕。歔音希又許疑卒之日第庫無見錢見賢上救月

給疑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五月己巳以竟陵

王子良為揚州刺史。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于

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吐從暇入羣臣

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

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

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去年長孫秋七月庚申吐谷

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朝直遙翻下同考

魏張禮

賀魯頭今從帝紀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

吐谷渾王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

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

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

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使疏吏翻

比毗至翻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

藩業可保。離力智翻謂可保藩臣之業也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悛

緣翻難乃旦翻。伏連籌默然。甲戌。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

廣平宋弁等來聘。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

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

魏宋弁

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八月乙未。魏以懷朔

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

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鎮將二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

曰魏帝紀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具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

王頤左僕射陸叡討蠕蠕按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唯有十六年八月頤叡出征事。與紀合。蓋

十一年紀誤也。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

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趣七喻翻磧七迹翻初柔然伏名

敦可汗。可從升入聲汗音寒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

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

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叔

言悅樂也改元太安。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

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尉紆勿翻臚陵賜元玄冠素

衣。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今此則玄冠委貌異制。明根委貌青紗單

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

堂。已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

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

今時擡是也。陸德明曰擡於至翻即今之揖更工衡翻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

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

以步挽車及衣服。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祿三老以上公五

魏禮致仕之老

通鑑卷之三十三 齊紀三 武帝 三

更以元卿

元卿即上卿

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

昭之祀文明太后於玄室

玄室北史作玄堂鄭玄曰玄堂北堂也

辛未

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暮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

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武興氏王楊集

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

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

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降戶江翻魏以集始為南秦州

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

殷祭大祭也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

為司徒誕熙之子也

馮熙見一百三十二卷宋順帝昇朔元年熙文明后之兄也

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于

魏琛丑林翻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傾謂羣臣曰江南

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

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家令

沈約撰宋書疑立表粲傳審之於上傳直上曰表粲

自是宋室忠臣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約又多載宋世祖太

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晉經事明

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於是多所刪除 是

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

得其國范當根純奪林邑國事見上年詔以諸農為

魏宋書

帥讀曰率種草勇翻復扶又翻

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

昏姻冲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 西兗州時在

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 后為于偽翻

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

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 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

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 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

荒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 治直尚書何乃情違

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

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西兗州時在

文政成園

魏定謚

